

□那年那月

□刘安坤(新乡县)

打夯歌

我的家乡在新乡县张湾村。小时候,谁家盖房下地基,我和小伙伴总爱到现场看热闹。众人抬大夯,号子震天响,大夯落下去,地动树也摇,那场面让我至今还极其震撼。

夯,就是砸地基用的工具。我家乡的夯一般是一个长方体青石,重100多公斤。夯的上表面是正方形,两尺见方,高80厘米。夯的侧面各有一条8厘米宽、3厘米深的凹槽,用四根长约2米碗口粗细的榆木或槐木用铁丝固定,以备人抬。村里的夯谁家盖房都要用,冲突的时候,商量着改改时间。

打夯时,为了劲儿往一处使,以及防止出事故,达到安全的目的,就需要有人指挥协调,统一步调,于是就有了

劳动号子,就是我们最爱听的打夯歌。一人主唱,其他八个人呼应,它产生于劳动之中,源于群众的口头语言,随机应变,灵活多样,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流行于民间。

我本家哥刘安骥文化程度高,善于喊唱夯歌,谁家打地基都会找他帮忙,他也有求必应。比如开始时,就先喊:“拉起个夯来!”其他人跟着喊:“哟哟嗨!哟哟嗨一个哟哟嗨,啊嗨哟一个哟哟嗨哟,嗨嗨呀胡尔嗨!”同时一起用劲,把夯抬高,猛地平稳放下。

领:“同志们呐,加把劲呀!”

众人回应:“加把劲呀!哟哟嗨!”

领:“角角棱棱要打到呀!”

众人:“要打到呀,哟哟嗨嗨!”

领:“旁边的人呀。”

众人:“哟哟嗨嗨!”

领:“往上站啊!”

众人:“往上站啊,哟哟嗨嗨!”

领:“小心砸了你的脚呀!”

众人:“知道了呀,哟哟嗨嗨!”

领:“高高地抬啊,稳稳地放啊!”

众人:“稳稳地放啊,哟哟嗨嗨!”

哟哟嗨嗨!”

领:“小夯往前走啊!”

众人:“哟哟嗨!哟嗨一个哟哟嗨。”

大多传唱的夯歌已记不太清了。

光阴荏苒,日月穿梭,电夯、气夯进入生活中,操作简单、效率高,石夯退出历史舞台,但打夯歌久久在我心中萦绕,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诗词采撷

童年琐忆·乡愁

□赵勤营(封丘县)

友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总是那样
朝气蓬勃
不管经历了
多少黑暗 磨难 悲伤
归来 总是少年模样

缘于故乡缘于那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是她养我长高
是她育我长胖

村南坑里蒹葭苍苍
北边塘里青荷婷婷
村东的长身地里
玉茭金黄高粱红
杜鹃斑鸠野鸡翔
故乡的味道总是甜和香
故乡的色彩永远是赤橙蓝黄
故乡的乡亲是亲的
刀子嘴豆腐心的三奶
和蔼可亲的明大娘
勤劳善良的狗大爷
见面
总是喊着我的乳名
总是拉着我去他们家里
小酌吃饭唠家常
梦起飞的地方
是我的王河学堂
它座落在一座古庙址上
一条小河潺潺流过身旁
教室里水泥板边坐着小伙伴
我的同窗
还有手执教鞭
呵护着我们的恩师

我的故乡
不大
可把赤子的一切容下
我的故乡
不小
只剩下了两个字
就叫你一辈子
百转愁肠

□季节风铃

□周文恒(辉县市)

一个秋天的到来

我猛然睁开眼来,这初秋的风仍然夹带着一些燥热,使我心仍然还停留在夏天。倘若没有立秋的节气,没有日历,我又怎么可能会知道,秋天已经不知不觉来临。

我听见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我洗好茶叶泡上茶水,放上一首没有被年代淹没的老情歌,闭上眼睛,开始遐想想象中的秋天是什么样的。我看到落叶拥抱大地,在它生命走向尽头的那一刻,依然想着化作春泥,滋养明年的花朵。同时也想到了去世不久的祖父,我在工作时被突然告知,他走得无声无息,走得不留痕迹。

我知道初秋藏在八月的晚风中,这风不含有半点热意,一种纯粹的凉意在我的身体迸发,从我的血液到我的大脑,唤醒了我记忆的深处。在我的记忆,秋天总是凄凉的。秋天的到来,我第一想到的既不是纷飞的落叶,也不是和煦的秋风,而是关于我自身,关于一个秋天的回忆。在无数的同样

的季节,荒唐的事情总是让我猝不及防,年轻的心,对于这个季节总是产生敬畏,它是冬天的面具,我总能不自觉地感受到冷风阵阵,我便想着:“一个冬天已经露出面目。”

时间没有带走任何时刻。曾经的我认为抓住一片落叶,便抓住了整个秋天。所以我曾捡起一片落叶,放在初中的课本中,直到我辍学许久,在气

泵声中不断踟蹰,课本和落叶,已然不见踪影;一个秋天和一位少年,已然不见踪影。

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秋意,来自风和回忆。我起身前去,看见路旁的杨树对我招手,逐渐耳边听见收割机运作的声音,我轻轻走进,身体和灵魂同时走在路上。



为文明新乡点赞



缤纷定国湖

□王乐让 摄于定国湖

用手机记录生活,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将眼前的风景定格。爱家乡,更爱镜头里的新乡,为文明新乡点赞。

来稿要求:展现新乡城市美景、宜居环境、风光地标、美丽生态等方面,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

投稿请发至邮箱:pywbmywy@126.com

